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吏治類

**朱之錫督河** 朱之錫，字梅麓。順治中，督河道時，運河夏淺，而黃河秋決，馳視南北，自為短歌，俾道人循行諭之，無不踴躍趨事。卒於官，瀕河多立廟祀之。

### 李贊元捕段世昌

順治中，鄂有大猾段世昌，稔惡萬端，會李贊元以兵部侍郎出按楚，佯置不問。一日，餞客江干，已微醉，從一尉一僮，夜往叩門。世昌倉皇趨出，徑前，手繫之，命尉牽其頸，踏月還署，即置之獄。遠近顯要為之求解，李立杖殺之。當世昌入獄時，語其家人曰：「曾見一道人，能知未來事。詢以終身，道人曰：『他日所遇，非桃非杏，非坐非行，即祿盡時也。』」李初名立，字望石，山東海陽人。

### 李敏達治盜

李敏達公衛長於治盜，所轄地方，不逐娼妓，不禁樗蒲，不擾茶坊酒肆。曰：「此盜線也，絕之，則盜難蹤跡矣。」

### 鮑鈺賦詩不廢吏事

鮑鈺知長興，癖好詩。總督李敏達公衛嘗謂湖州守曰：「長興今日賦詩，吾將劾之。」後徐察其不廢吏事，百務修舉，部民頌之，乃喜。

### 楊雍建高要治績

楊少司馬雍建，以高要令行取入臺。作令一載，即就徵，蓋治行尤異也。

高要當廣右之衝，制府駐節焉。於是師行絡驛，供億甚煩，每羽書至，徵民夫累百，繫若犬羊，置隙地。時下車未久，值歲除，飲椒酒，忽起立曰：「民夫亦人子，何忍使之露宿。」命徒廊廡，徹酒食給之。夫泥首謝，有泣下者。平南、靖南二藩同鎮南海，鹽、穀、絲、麻，輸官價百倍，而縣境羚羊峽產硯，遣其採石，日役夫匠無算，篝火入巖穴，多失氣死。楊力減浮費，掾以硯奉，力卻不受。軍中索榕樹條為縲繩，以燃燬火，風雨不熄。有百夫長持兵符下縣徵解，語不遜，坐而撻之，泣告其帥。帥愬之制府王國光，王曰：「書生彊直，廉吏方剛，是不可犯。」乃杖百夫長而薦楊於朝。

### 王國安摘伏如神

漢軍王侍郎國安，康熙初撫浙，勤敏彊記，所部吏民，賢不肖及姦宄姓名，各有記籍，摘伏如神。嘗晨坐聽事，屬吏以次晉謁，復延見鄉里耆老，問疾苦。甫闔扉，遽微服行闌闌間，或單騎出入山谷，訪諸不逞者，立擒之。遠近駭服，浙人稱為王閻羅。

### 于清端問民疾苦

于清端公成龍，字北溟，山西永寧人。順治丙申，以副貢知羅城縣，年四□有五矣。臨行，與友書曰：「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，所自信者，天理良心四字而已。」羅城煙瘴地，官廨在叢箐間，插棘為門，虎白晝行庭中。于累土為几，案旁置爨釜一，孟一，召百姓從容問疾苦。皆感其至誠，益樂就之。

初，鄰瑤歲率三四至，殺掠人畜，乃嚴保伍，勒鄉兵，將搗其巢。瑤懼，自投，不敢復犯界，數遣子女問安。春時，命兩瑤舁竹輿，行田野中，見力耕者，輒呼與語，相勞苦，民率婦子羅拜。或坐樹下，與飲食笑語，獎勤扶惰，民大勸。

### 于清端捕盜

于清端知黃州時，聞盜魁張某所居之屋，崇閎高垣，捕役多取食焉。慮少遼緩，奸不得，乃半途微服，備於其家，詭名楊二，司灑掃惟謹，張愛之，使為群盜先。居無幾何，盡悉盜之伴侶窩藏，暨機密綽號，乃遁去，鳴鉦到官。一日，集健步約曰：「從吾擒盜。」具儀仗兵械，稱妮前行，至張所，排衙於庭，大呼盜出。張錯愕迎拜，猶抵攔，于曰：「勿承，可仰面視，我楊二也。」張驚，伏地請死。于袖出大案數□擲與之，曰：「為辦此，足以贖矣。」張唯唯。留健役助之，不數日，群盜盡獲。

### 于襄勤善政皆實

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，宦蹟亦與清端相迫逐，人稱清端為老于成龍，襄勤為小于成龍。襄勤初以樂亭令權知灤州，緣罪囚脫逃，應降調，樂亭民列其善政，叩閭籲留。部議以保留違禁，械為首者繫於獄。逾年，縣民再叩閭，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，始復襄勤官。嗣清端撫直，識其賢，清端遷兩江總督，疏薦其可大用。尋以江寧府關員，請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，上果以襄勤任之。

### 吳興祚歷官治蹟

山陰吳留村，名興祚，中順治戊子進士，時年□七。明年，選江西萍鄉縣知縣。改山西大寧縣知縣，陞山東沂州府知府，以事鑄級，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。時忽有奸人持制府札，立取庫金三千兩，吳疑之，詰數語，其人伏罪。乃告之曰：「爾等是極聰明人，故能作此伎倆，若落他人手，立斬矣。雖然，看汝狀貌，尚有出息。」乃畀以百金，縱之去。後數年，閩寇日熾，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，中途忽逢盜劫，已而盡還之。盜過船，叩頭謝罪，曰：「公，大恩人也。」詢之，即向所持札取庫金者。由是，其人獻密計為內應，將以報之。時閩浙總督為姚啟聖，與吳同鄉也，商所以滅寇之法。康熙丙辰冬，八閩既復，姚以吳功績上聞，特擢福建按察使，旋擢兩廣總督。

吳在無錫時，前官虧帑金罷不得歸者三人，役之在獄者三□餘人，吳慨然，力為補苴者請豁，官得歸，役得出獄，僉曰：「吳公生我。」縣田久不清丈，飛詭隱匿，弊百出，輸役者至破家，吳以入官田千餘畝實為役費，民害遂除。康熙己酉、庚戌，水旱洊臻，為分鄉賑粥之法，全活無算。蘇州駐防兵回旗，吳請令箭於都統，單騎彈壓，有民取一雞者，立笞之，以故兵過而民不知。既膺殊遇，夙駕將行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，自縣治以至河干，直達於省城之金閭門，八九□里，號泣攀留，不下數萬人。其搢紳及受知之士，則操舟祖道，肆筵設席，鼓吹喧闐，或有執酒以獻於道路者，亦連櫓數□里，依依不舍。

### 李文襄活民一百二□餘萬

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為言官，侃侃奮發，聖祖呼為真御史。出任封疆，勳績尤著。當康親王統師入閩時，方督閩浙，移鎮衢州，遣師平江西諸賊。民有陷賊來歸者，為茅屋二千餘間，別男女居之，給其食，有田者予以耕具。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廠，食饑民，凡五年，活民至一百二□餘萬。

### 陸清獻待完糧之民

平湖陸清獻公隴其宰嘉定時，民有逋糧者，將責之，哀祈俟下限，及期，果盡完。清獻怒曰：「若必作賊矣！向累比不應，知汝窮，無親戚援也，今何以得此？」民大慟，曰：「公為宰，焉敢盜？某恐累公考成，賣女與鄰家，以完公事耳！」呼鄰父子詢之，確，並令民女偕來。視女相莊雅，鄰子粗識文字，即令女拜清獻為父，夫人授以簪珥，鼓吹合巹焉。

### 葉燮寶應治績

嘉善葉燮知寶應縣，修決隄，出誣服殺人者，政聲大起。而不容於上官，不二年，落職。欣然曰：「吾與廉吏並登白簡，榮於遷除矣。」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劾也。

### 繆燧宰定海二□二年

定海北門外普慈寺旁有繆燧衣冠墓。燧，江陰人，康熙乙亥至定海，實國朝第一任之知縣也。宰定二□二年，惠政不勝枚舉。時值兵燹之後，瘡痍滿目，繆附循集，俾遺民得漸謀生聚。沒後，居民爭留骸骨，至與繆子弟涉訟經年，不勝，乃留葬衣冠，歲

時祭掃不絕。

### 董訥做好官

平原董近堂總督訥督兩江，惠政及民，以事去官。康熙己卯，聖祖南巡，父老駕者千萬人，咸籲懇還總督任，上許之。謂董曰：「汝做好官，江南人為汝建一小廟矣。」

### 王濡扁舟出巡

睢州王脊夫廉訪濡，為江南糧儲道，扁舟出巡。宜興僻處萬山中，一夕忽至，百姓訝曰：「吾儕不見糧道久矣，今乃飛至耶？」因號曰「飛糧道」。聖祖南巡，力疾迎覲。上顧蘇撫宋犖曰：「朕聞王濡督糧儲時，甚好。」

### 沈端恪籌臺

仁和沈端恪公近思作《遠慮論》四篇，皆為臺灣作。一謂臺地宜分為八縣，地方官易於約束人民。二謂宜收桀驁之徒為兵。三謂宜令渡臺之民搬取家屬，團團保聚。四謂宜各設義學於鄉村，以化強暴之風。

### 張連登捕王爾銀

張中丞連登，咸陽人，康熙庚寅，授湖北按察使。四月初三日為誕辰。先四日，觴客於署。日昃，酒三巡，門者入，耳語移時。張無言，起如廁，俄而侍者傳言張腹痛，命七郎主席。少選，又傳言疾稍可，行即出，請坐客盡歡，毋遽散。旋命閉門稿從者。良久，復白曰：「疾良已，方理文書，竣畢，當出與諸公痛飲耳。」客如命待之。忽聞鼓聲，則已坐堂皇矣。驚問侍者，乃曰：「曩疾，偽也。適有僧自卓刀泉來上變，屏人問之，有陶工王爾銀者，潛居漢口，庀器械，私署文武，將以其生日為變。以僧有能力，遣其徒李五等六人入寺，脅之曰：『從我當貴，不然，死刃下。』僧陽喜，飲之酒，餽得其實，即來報，云：『今皆醉臥，速往，可擒也。』張領之，密遣員渡江，跡至寺中。群賊方酣醉，命眾卒圍寺外，大呼而入。群賊驚起，曰：「呀，水發矣。」水發者，賊中慶詞，謂消息漏洩也。遂械以歸，靡得脫者，今至矣。」客始錯愕罷酒。張驗問諸囚反狀，下之獄。旋出示曰：「反者某某，於眾人無與。所得誓書，愚民署名其間，皆由逼脅，非本心，已焚之矣。其各安業，毋惑浮言。」反側者轉相告語，一夕盡散。

時總督額倫特適赴湘，清丈田畝，巡撫劉殿衡以萬壽節，方祝釐於武當山。先後聞警報，額曰：「張臬司自能辦此。」旬餘，額、劉旋省，勞之曰：「君不動聲色，了此大事，入告後，行得橐賞矣。」張曰：「不可，此案上聞，必下廷議，往返咨報，動經旬月。且更必嚴治脅從，反側者無以自安，慮復有變。本司昔官青州，饑民攻城掠食，惟擒一二元兇置之法，餘悉不問，後卒無事。況公等重臣，得專制閩外乎？不如勿上聞，令反側自安。倘遭吏議，某不愛一官以紓楚難，敢過望耶？」額、劉皆歎服曰：「此真人所難能，君非惟有定變才，德量亦過人遠矣。然此中有姚道人者，故大兇也，未獲，奈何？」張曰：「已名捕矣，度七日可獲。」曰：「何速也？」曰：「茲訊諸囚，知其人肥而多鬚，黑子著面成塊，可寸許，毛叢生，年五、六。景陵西鄉，其舊游處，已檄縣令繪圖往捕，計日可至。」已而果然。獄既成，止杖殺首亂者七人於黃龍山下閱馬廠，餘區別處分，或直遣歸其鄉，蓋中多贖皖人也。後卒以此變獲上知，超授刑部侍郎，旋出撫湖北。

### 徐文敬撫汴治績

錢塘徐文敬公潮，嘗於康熙庚辰以刑部侍郎出撫河南，潔己奉公。前此通省火耗，州縣官意為輕重，文敬下令無過一分。南陽黑鉛，衛輝漕米，向皆假手胥吏，恣為侵漁，文敬洞悉情弊，責成州縣官自辦，吏遂不敢舞弊。並汰庶人之隸名於官者，以均徭賦，教民開溝洫。開封五府洴澼，疏請漕糧暫徵改折，出常平義倉米以平市價，復作糜粥以食饑者。

### 施世綸所至民懷

施世綸居官，廉強恤下。初知江蘇泰州，值淮安下河被水，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，從者驛驛閭里，白其不法者治之。湖廣兵變，援勦，官兵過境，沿途攘奪，具芻糧以應，而令人各持一梃，列而待，有犯者治之，兵皆斂手去。守揚州江寧，所至民懷，以父靖海侯琅憂去，乞留者萬人。不得請，乃人投錢一文，建雙亭於府署前，名一文亭。累遷督漕運。奉命勘陝西災。全陝積儲多虛耗，而西安、鳳翔為甚。將具疏，總督鄂海以施子知會寧也，微詞挾。笑曰：「吾自入官，身且不顧，何有子？」卒劾之，鄂以失察罷官。

### 楊秘為固安一好官

光祿寺少卿楊秘靜山，康熙時知固安，預修永定河。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均，遲延及冬，朝涉者股戰，楊憐之，許日出後下鐮。黃巡工，遲民之來，欲答之，楊力爭不得，乃直前牽馬玉凍處，曰：「公能往，民亦能往。此時日高春，公重裘，尚瑟縮，乃責此赤胥者戴星來耶？」黃大恚，將縶牒劾之。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，聞其事，召謂曰：「汝年少能然，古之任延也。」勞以酒，解裘衣之，事得釋。及調宛平，聖祖巡畿南，固安老幼爭乞留之。聖祖曰：「別與汝固安一好官，何如？」一女子對曰：「何不別以一好官與宛平耶？」聖祖大笑，以為誠，許食知州俸，仍令固安。尋遷雲南麗江府。麗江故苗地，新歸版籍，乃召土官為典史，諸里魁以頭目充。令人樹榆一本，畝蓄水一溝，建文廟，定婚喪之制，期年歲熟，俗為一變。民飾廟以祀，號第一太守祠。

### 陸琦深得士心

康熙間，嘉興陸太常琦任廣西學政，深得士心。謝侍御濟世有祭陸太常文，略曰：「先生之督學吾粵也，問何餬口？曰：『有學租，朝粥暮飯。』」人曰窮宗師。其閱卷也，手定甲乙，廢寢食，人曰勞宗師。征鞍初卸，請業請益，紛來前，人曰老教書宗師。及其去也，□二郡士子，無不黯黯悲者。」

太常有遺言一紙，述其先人儒素固窮，以及生平遭際，辭氣間皆抑然自下。末乃道其所得力處，以示子孫，曰：「不妄交一人，不妄為一事，不妄取一錢。」

### 趙恭毅問政得失

趙恭毅公申喬撫楚時，嘗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，問政得失，市人盛稱趙而詆兩人，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，乃偕藩臬去。頃復還，呼其人，謂之曰：「若言兩司過，兩司必怒若，然有我在，無恐。」因以所攜扇貽之，曰：「持此謁藩司，則無事矣。」明日，藩司以扇還趙，趙徐語曰：「人言可畏也。」其後，藩臬亦奉法。屬縣水災，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，晨興，坐縣堂，令驚起伏謁，惟索米飲一甌，啜已，即去。

### 陳汝咸為好官

鄞陳莘學，名汝咸，隨父講學證人社中，專力於慎獨之旨。康熙辛未成進士，散館，改知縣。宰漳浦三年，循績惠政，不可殫紀。調南靖，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，不可，歸，收田器，塞縣門，晝夜環守。去之日，民扶老攜幼，環跪街巷，泣曰：「公毋去，活我百姓。」擁肩輿，不得行。陳下輿，步入李太學家，夜半，假城守二騎，作巡邏者，間道從北門逸去。民追思不已，即於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像瞻拜，世稱月湖先生。在南靖，善治盜，頌聲大作。內召，由主事擢御史。疏言閩海掛號之弊，聖祖嘉納，賞賚食物。時海賊陳尚義乞降，自請入海撫之。陸辭，溫諭曰：「汝乃近御之臣，風濤不測，不必親下海。」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。事竣，復命，聖祖又諭曰：「汝若同入海，不受驚耶？」癸巳，奉使至湖廣，祭告諸陵，兼賚駐防士卒。出入紅苗界，默籌久遠之策，瑤洞長官有出迎者，歌其土音，乃為竹枝詞，宣布太平威德之盛，使習之。明年，甘肅報荒，復奉使出撫。臨行，聖祖諭曰：「窮邊恐不得食，彼所出肉從容土獲，朕亦嘗之，頗美，可啖也。」頓首謝。入境，見野有餓莩，即不復御酒肉，撫慰饑民，嘗步行一日踰九嶺，至平涼，發貯穀，並移鎮原倉米賑之。以勞卒於固原，有司檢視其囊，僅衣一襲，錢一緡而已。訃聞，聖祖憫悼，稱好官可惜者再。

### 鄂文端治盜

郭文端公爾泰自浙撫遷桂撫時，道出湘江，將入零陵，有中使馳令受詔。時世宗尚東濕之治，中外受命者莫不震懼。文端奉詔欲啟，中使曰：「上旨令公抵任後發。」文端如命。及至桂，發詔，乃命捕某劇盜，限三日解入都也。文端為之悚息。密召幹吏授以方略，果即就獲，如命解都。

#### 郭廷燾為郭青天

郭廷燾，即墨人，總督琇子。以舉人入官，乾隆丁巳，知嘉興府。蒞任日，挈二子以隨，日惟布衣蔬食，見之者不知其為太守也。明於斷獄，多善政。嘉善奸民富大等以採生折割為事，嘗誘孩提殘損之，密訪真之法，人稱之曰「郭青天」。

#### 乾隆初旗籍督撫得人

高宗初政，擢用旗籍諸臣為疆吏，若簡儀親王德沛、尹文端公、黃文襄公是也。他如那蘇圖以武臣起家，歷任七省制軍，薨日，家無擔石。其撫苗一疏，豫知紅苗之亂，尤有卓見。吳春麓待御讀其疏，嘗曰：「那公初無赫赫名，乃能深慮至此，勝黔督名將多矣。」時黔督為張廣泗，固以知兵著稱於時也。馬爾泰為費直義後裔，任兩江、閩浙諸省總督，亦以廉謹稱職。策楞為果毅公裔，性剛毅，為僚屬所怨，而識見明敏，卒為世重。雅爾圖明醫理，嘗侍孝聖后醫藥，為上所倚重。撫河南時，亦以廉潔著。請罷田文鏡一疏，世多稱之。傅德清貞剛介，講程朱之學，為徐文定、楊文定所賞。任豫撫時，前撫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怨，甫下車，立更其制，歡聲徧野，有「三月魯治」之稱。

#### 簡儀親王重民事

甘肅地瘠，歲常歉，有司視為固然，無報災成例。簡儀親王外任之始，即出撫甘肅，會兩月不雨，旱甚，立馳奏賑之。高宗即位，遷湖廣總督，調閩浙，再移江南，所至，黜陟至公，尤重民事。乾隆壬戌，淮揚大水，王慮漕粟往，民不及炊，乃實麥餅千艘，蔽運河兩岸，復命府縣官放米開倉以賑。是役也，動用地丁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。奏銷時，屬吏皆以為危，高宗弗問，蓋信之有素矣。

#### 陳文勤為百姓哭

陳文勤公世倌，相高宗七年，每敷奏，及民間水旱疾苦，必反覆具陳，或繼以泣。上輒霽顏聽之，曰：「汝又來為百姓哭矣。」

#### 楊蓉裳治饑民

楊蓉裳員外芳燦，初令甘肅，屢膺煩劇。知靈州時，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，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眾。平日坐堂皇判事罷，即手一編就几讀，人以為書癡。而臨變敏決若是，故阿文成諸人極器之。嗣人賞為戶部郎，旋丁內艱，貧不能治喪，鬻書辦裝以歸，遂不復出。

#### 伊勒圖以至誠撫番

將軍伊勒圖，少貧窶，不能舉餐，官侍衛，代人持豹尾槍以食，人咸賤之。從征西域，有功。阿文成公嘗與論伊犁疆域，所言悉中險要，文成異之，歸則薦伊代其任。伊撫絕域二餘年，駕馭得宜，撫番夷以至誠。番夷感激用命，如安集延、哈薩克等，皆畏威懷德，至呼為父。性廉潔，饋羊至即不納，而賞賚優渥。又定開屯田，練士卒，犒夷眾諸制，高宗喜其守邊安謐，嘗賜詩比之趙充國，班定遠。卒於任，番夷悲慟，至有以此牙力戈面文身者。上悼惜，封其子為一等伯。

#### 阿里袞不苛求細故

襄壯公阿里袞管理步軍統領時，番役報單，無不收閱，然隨即廢匿，從不示人。既諗知法和尚之奸，擒斃杖下，此外細故，絕不苛求，京城帖然。

#### 陳文恭化民鞠吏

乾隆間，陳文恭公開府吳中。郡有北禪寺僧，為壇九成，置佛於顛，號於眾曰：「佛升天。」眾施金錢亡算。積薪將焚之，陳聞之，微服詣壇視佛，乃陰敕有司，收寺僧，而自語吳民曰：「吾欲奉養佛。」以己輿歸。數日，始能言，則吳江人，為僧所閉，絕其飲食，豢以豨膏，使不能言，而狀貌肥白瑰異，如佛像然也。論僧極刑，火其居。

石將軍者，吳人以鎮不祥，云古人石敢當也。人禱焉，或應，士女盆集，奸盜並作。陳至，謂吳民曰：「吾聞石之靈者，入水不沈。果爾，吾當為立廟，盍從我試之乎？」眾忻然從之。乃命武夫乘高，投諸淵，弗起也。陳曰：「嘻，是弗靈也已。」眾乃爽然散。

撫吳日，每鞠吏之舞文者，得其實，則集群吏於庭曰：「是不獨一人一事矣。某月日，某人舞某弊，吾以事小，且不忍發也。今發矣，後有若此者，誅無赦。」由是吏人屏息。其於民之作奸犯科者，亦然。

#### 沈廷芳禮賢愛民

仁和沈廷芳，乾隆鴻博科人物也。拜登萊青道之命，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贊，晦名樂道，有加禮焉。暇則屏驕從，入村舍，巡視稼穡，問民疾苦。人識其所乘白馬，見其馬來，曰：「我使君也。」遷河南按察使，入覲，奏言母年九，乞歸養。高宗俞其請，賜御書旌之。服除，陳臬山東，仍乞歸老。其歸也，數千人送至嶺山驛，皆曰：「使君前者去，不數歲復來，今當以何時至邪？」慰之曰：「父老意良厚，其各訓子弟，勉為善良，毋為繫念矣。」流涕別去。

#### 尹文端辦賑條告

尹文端公繼善督兩江時，撰辦賑條告，有云：「倘不肖有司剋賑肥家，一有見聞，斷不能倖逃法網。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，吾知天理難容，子孫將求為餓殍而不可得。」

#### 莊亨陽巡流陽

錢唐袁枚令流陽，淮徐海道莊亨陽來巡。適館，餽穀烝，受之，止袁共飲。問流水原委，簿領利病甚悉，旁及山經、地志、星象、樂律甚辨。翼日，會諸生於學，講《中庸》卒章，款款盡意，聞者色動。翼日，校丁壯發矢，矢旁決，爇火器，器閉。諸丁伏地請罪，袁亦起謝。亨陽乃弛外衣，手弓而前，教如法。矢發，八人無不當鵠者，火器亦如之。畢，就坐，笑謂袁曰：「而奚慊慊耶，專心治民。吾職在巡，年年來，為子教之可也。」從蒼頭二人，僮一人，皆自飲其馬，臨去，犒以金，堅不受。後卒於官，民為罷市，號哭，賻以錢，一日至六千緡。

#### 周有聲以理論吏民

長沙周有聲，字希甫，號雲樵。乾隆中，以揀發赴黔，借補清江通判。黃平州吏聽訟失民心，群情洶洶，將為亂，上官檄往攝，命以兵從。周曰：「吏民交惡，當以理論，不可以兵激之。」兼程至州，置為首者於法，笞其附和者，人情帖然。

思南俗，往往以病死親屬移尸戶外，指為謀斃，得賂，乃請和，至有戕其子弟以為利者。周廉得其情，置重枷於門，有誣人者枷之，朱書其誣狀，驅赴場肆貿易處以辱之，藉儆其餘。半年後，惡俗胥革。

#### 徐士林歷官治績

徐中丞士林，山東文登人，嘗官福建汀漳道。俗械鬪殺人，捕之，輒糾眾據山。或請用兵，曰：「無庸。」命壯士分扼要隘，三日，度其食盡，遣人入，誘以好語，曰：「出山者免。」果遂隊出。乃伏其仇於旁，仇呼曰：「為首者，某也。」立擒以徇，眾驚散，自是捕犯無據山者。擢江蘇布政使，丁父憂，詔奪情，不起。服闋，入都，高宗問：「山東、直隸麥何如？」奏曰：「早且萎。」問：「得雨如何？」曰：「雖雨無益。」問：「何以用人？」曰：「工獻納者，雖敏非才；昧是非者，雖廉實蠹。」上深然之。

徐擢江蘇巡撫，守令來謁，輒命判試其才，教之曰：「深文傷和，姑息養奸，戒之。夫律例，猶醫書本草也，不善用者輒殺人。」

### 王峨園政聲卓著

王峨園，名師，山西太原人，為匿災冒賑正法之甘撫宣望之父。其外家為蘇州顧氏，故生於蘇。乾隆丁卯，為蘇藩，政聲卓著，而撫軍安某劾之去。庚午，撫吳，至則禁止加派夫船，按籍給值，胥吏不得需索。辛未夏，少雨，步禱赤日中，日行數里。復以米值騰貴，積憂成病，遂不起。彌留時，笑曰：「生於蘇，死於蘇，命也。」

### 景福陳饑民疾苦

乾隆戊子秋，江陰旱，鄉民相率闕縣堂。江蘇學使景福方受曹秀先之代，甫下車，出而撫慰，眾即解散。越日，巡撫彰保統兵至，欲痛勦之，景與議不合，歸即草疏，陳饑民疾苦。懸賞募急足，約七日在京師。彰摺至，則以民亂聞，上不直其言，召秀先問故。秀先具述災狀，蓋旱時亦曾率屬禱雨者也。遂奉特旨，置起事闕堂者一二人於法，餘皆罔治。

### 李夢登得民心

李夢登，福建人。乾隆庚寅除孝豐知縣，不攜家室，與同志三數人，惘惘到縣。始謁巡撫，門者索金不應，因持刺不許入。夢登則繩牀坐軍門，竟日不去，曰：「予以吏事見，非有私謁。俟公他出，即輿前白事，奚以門者為？」門者勉為通謁。巡撫察其狀，戒之曰：「君悃悃無華飾，甚善，然未嫻吏事。宜亟求通律令能治文書者致幕下，庶幾佐君不逮。」夢登前曰：「孝豐俸入，歲不過三□金，不能供幕客食。且夢登與僱來者，三數孝廉，皆讀書服古，朝夕講求，宜若可恃。」巡撫哂之。無何，卒用公式劾免，歷官纔三閱月也。

夢登居官，出無儀衛，門不設監奴，有質訟者，直詣廳事。夢登便為剖析，因而勸諭之，兩造皆歡然以解。比出縣門，終不見一胥吏。胥吏或請事，則曰：「安有子女白事父母，轉用奴隸勾檢者？若輩必欲謀食，盍罷為農，否則請俟我去耳。」縣庭無事，輒獨行阡陌間，與父老商榷利病，或遇俊秀子弟，執手論文，娓娓竟日，縣人安之。間或以公事道出鄰縣，遇鬪鬪者，輒為停輿，言訟庭毋詣，一朝之忿，他日終悔之，徒飽胥吏橐，甚無謂。鬪者非部民，往往投拜輿下，即時散去。

夢登之罷官也，代者至門，交印訖，長揖而去。問庫廩官物，猶前官封識也。稽文案簿籍，曰：「自有主者。」察獄訟，曰：「悉勸平之。」後官或訪焉，則緋袍把故書，見人訥訥無他語，終竟亦不報訪也。然不自省得譴所由，以書偏抵同官曰：「夢登為縣僅三月，未嘗得罪百姓，有事未嘗不盡心，然竟坐免，何故？」因乞為偵狀，蓋終不知獄詞之非格也，聞者憫焉。

夢登罷官，囊甚，不能歸，百姓爭食之。負販小民，侵曉，各以所羨果蔬粟米，雜沓投門外，比門啟，取給饗殮，亦不辨所從來。無，則閉關稿臥。然閒居周一歲，未嘗有大匱乏。最後，縣人釀金為治歸計，并製青蓋為贈，題名至萬人，榮其行。

初，夢登在官，獨行邨落間，聞老婦哭而哀，詢之，云夫死子貧，不能養。夢登惻然，召其子，賜錢二緡，俾市易，逐什一，其子後稍裕。至是，糾賞受惠於夢登者，凡數輩，徒步負擔，送夢登抵其家。

### 吳嗣爵治老壩工

嘉謨任總漕時，延郭大昌為上客。淮陽道以河方多故，就嘉乞郭以襄事。郭既客河道署，忤南河總漕吳嗣爵，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，時乾隆甲午七月也。是年八月望後，消溜切，灘南臥決，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□五丈，跌塘深五丈，全黃入運。版閘關署被衝，濱運之淮、陽、高、寶四城官民皆乘屋，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，相距才數百里。吳恆懼無所措，味爽至五聖廟，排闥敦延，且再三謝罪。郭詢所以維持之策，吳曰：「嗣爵有成見，即不煩先生。然嗣爵意，此役必速舉錢糧五□萬，限期五□日，何如？」郭曰：「如此，則公自為之，大昌不敢聞命。」吳曰：「決口雖鉅，然五□萬不為少，五□日不為速。過此，恐干聖怒，罪且不測。」郭曰：「山東匪勢披猖，與江南接壤，塞決稍遲，恐災民惶惑生他變。且聖上見兵水交至，未審虛實，必發重使，公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？必欲大昌任此役者，期不得過廿日，帑不得過□萬。」吳再拜，請受事。郭曰：「有一言不能從，不敢任也。調文武汛官各一，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。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，大昌即辭事。且蕩料皆在淇福莊，距工咫尺，宜聽調取。」倉猝辦文稿不可得，公出圖章一，付大昌，飭庫道，見片紙即發帑。吳皆如約。至期，遂合龍，其用料土作支，并現帑，合計□萬二千兩有奇。吳繕摺入告。又三日，欽使乃至浦。郭故善河事，至是益知名。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眾怒。

嘉慶初，舉豐工，工員欲請帑百二□萬，河督議減其半，商於郭，郭曰：「再半之足矣。」河督有難色，郭曰：「以□五萬辦工，□五萬與眾工員共之，尚以為少耶？」河督佛然。郭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。

### 鄭板橋居官治績

興化鄭板橋，名燮，乾隆間，知山東濰縣。值歲連歉，斗粟直錢千，板橋乃大興工役，招遠近饑民，修城鑿池，以工代賑。復勸邑中大戶，開廠煮粥，輪飼之。盡封積粟之家，責其平糶，訟事，則右寡子而左富商。監生以事上謁，輒坐大堂，召之人，瞋目大罵曰：「駝錢騾有何陳乞？」或命皂卒脫其帽，足踏之，或掉頭黥面，逐之出。一時豪富咸嚴憚之，而貧民賴以存活者則無算。

其宰范時，有富家欲逐一貧婿，以千金為壽。板橋收其女為義女，復潛蓄其婿在署中。及女人，拜見，因出金合盃，令其挽車同歸，時稱盛德。後以報災事件大吏，罷歸鄉里。

### 吳崧圃饒經濟

吳崧圃協揆璫，以奏賦受知高宗，由編修超擢學士。屢持衡尺，朝士多推重其文章，阿文成公獨薦吳某饒經濟，可大任。奉旨分巡河南兼理河務，遂以精練水事稱。前後任東南河督，歲奏安瀾，未嘗有失。而它處潰防，奉命塞決者，罔不如期底績。

### 楊景素精敏

乾隆朝，揚州楊景素起家縣丞，洊躋開府，總督兩廣、浙閩、直隸。初投效直隸河工，以精敏為河道忌嫉，將笞之，躍馬馳去。投河帥，愬曰：「景素為功臣敏壯公捷後，有罪宜殺，不可辱。」且陳河渠利病，帥奇之，遂洊保至大用。

巡臺灣時，值漢民與熟番構釁，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。乃案界掘深溝，築土牛，以為之限。請令熟番薙髮留辮，以別於生番，永杜假冒。

### 吳達善治盜

吳制府達善歷任陝甘、兩湖、雲貴總督。其督陝甘時，繼黃文襄公辦理軍需，率循舊章，累邀高宗聖眷。及督楚，繼愛必達寬縱之後，吏治玩弊，盜賊充斥，乃嚴加整飭。命營員構線，擒獲江湖大盜數百名，立加誅戮，懸首江干，纍纍相望，一時盜賊駭跡，商賈便之。

### 唐鏡海感化瑤民

唐鏡海方伯守平樂時，值楚瑤不靖，奉檄防守富川。富川□三源之瑤。以耕作世其業，且有隸民籍入庠序者。而宋塘、三輩、龍窩、平市、倒水五源稍忿獷，不改蠻夷故習。方伯授以團練之方，教以坐作進退長幼尊卑之禮，咸欣欣然。於是五源各建義學，擇其子弟之秀者予以四子書，村設蒙師而教授之。方伯一至，瑤童輒繞膝而嬉，捧書而誦，如子弟焉。

### 蔣礪堂整理運銅事

乾末嘉初，滇省運銅為最苦之差。全滇屬員，有虧短公帑者，有才具短絀者，有年邁者，本管道府即具報。委令運銅，於承領運腳時，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，以至委員赤手動身，止有賣銅一法，所短過多，或報沈失，或交不足數，至參革而止，此數□年弊政也。及蔣礪堂相國收鈺任滇藩，查知銅廠有提拉水洩一項，每年應發銀二□萬兩，八成給發，扣存二成，得四萬兩，於四正運每船貼銀八千兩，副運減半，於起運時給發一半，船至湖北，全給之。保舉運員，須本管府道加考，以並無虧空年力正強為合格。此法行至道光年，尚無更變，人不以為畏途矣。

### 嘉慶初督撫得人

仁宗親政之始，政治一新，督撫如岳中丞輩，罔非正人。長麟撫吳，嘗私行街市，察下吏賢否。首清漕政，屬吏抗之，乃斥其

最貪者，餘皆服。仁宗召入，命為陝甘總督。陳大文撫魯，至日，清釐漕務，首劾貪吏三〇餘員。性深嚴，見下屬，皆溫顏以對，談論良久，然後正色申之曰：「汝某事貪賄若干，余皆悉知。若不速改，彈章已定草矣。」故下屬咸畏之。覺羅吉慶撫齊越諸邦，無所施為，去後，民輒思之。每於署中構屋三間，不采不琢，僅避風雨。室設長几一，椅，宋儒書數冊，判事、見客、起居、飲食皆在焉，他屋皆封鎖。書麟撫皖，有善政，及督雲貴，劾罷前督富綱，汪志伊起家縣令，累任至福建巡撫。嘗陸見熱河，惟乘一敝車，束襖被其中，後隨三奚奴而已。往來都邑數〇處，皆不知其為封疆大吏也。請客惟二簋。疾世人廢宋學，刊幼學儀節之書。以某制府性情不適，引疾去。台布初任戶部銀庫郎中，時和珅專權，補者皆以賁進，故任意貪縱，侵盜官項，又勒索運餉外吏，經年累月，不時兌納。台至，即與員外郎和德盟諸庫神，積弊一清。後任廣西巡撫，粵西儲糧虧缺甚多，台調任數年，倉庾充牣。初彭齡撫滇，嘗劾罷前撫江蘭。踰年，以親老陳情改補京職。後任為伊桑阿，任黔撫時，即以貪著，又冒銅仁苗洞功，入境後，勒索沿路供用，滋擾下屬。初已去任，聞之歎曰：「均為天子大臣，豈可以去官故，目睹下民受害而不顧？」又露章劾之。上震怒，以手書獎慰，賜伊自盡，滇民大悅。吳熊光初任軍機章京，以才能著，特擢卿貳。仁宗親政，首擢河南巡撫。時豫省遭景安、倭什布之虐，盜賊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吳至，定保甲，聚鄉勇，堵禦盧氏東境，不容一賊犯邊，數載，豫省安堵。後遷兩湖總督。王秉韜初守潁州，嘉慶丁巳春，教匪突至光州，去潁州甚近，大吏皆畏葸閉關，任寇飽颺去。吳慨然曰：「均為天子守臣，豈可以疆圉故，致遺害？」與提督定柱團結鄉勇數千，戰於境上。定故知兵，吳復勵以忠義，助以糧餉，破賊壘，賊踉蹌去，豫省以安。朱石臣司農時撫皖，甚器之。仁宗親政，首薦為奉天府尹，後任南河河道總督。性方正，不好名。荆道乾初為縣令時，嘗著敝衣，步行衙參，敗絮應手，人笑之，不顧也。以朱石君薦，代為安徽巡撫。無所更張，而下屬畏之，不敢干以非道。請客惟五簋，飯脫粟而已。後以疾去官。阮元撫浙江，為政廉平。溫、台盜賊充斥，與提督李長庚設法捕之，風稍戢。性和藹，守正不阿。上待之甚厚，每批其摺，嘗卿之而不名。

#### 姚祖同約束奴僕

姚中丞祖同，錢塘人。貌岐嶷，多智略。嘉慶中直樞庭，草諭旨輒萬言，皆當上意。任直隸藩司，慎筭庫，工會計。不多蓄奴僕，約束甚嚴，曰：「滋弊者，盡若輩也。」籤押皆親視鈐印。

#### 岳保約束侍從

嘉慶朝，岳保為江蘇巡撫，署中僅用數僕，雖馭下甚寬，而不假以事權。嘗與客會話，指其侍從曰：「若輩祇可供灑掃趨走而已。政事，乃天子付我輩者，安可使之與聞？向來大臣之不令終，皆坐倚若輩為心腹耳。」

#### 吳熊光對仁宗語

吳槐江督部熊光由楚督調粵督，引對時，仁宗曰：「教匪淨盡，天下自此太平矣！」吳奏曰：「督撫率郡縣加意撫循，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，使百姓有恩可懷，有威可畏，太平自不難致。若稍形鬆懈，則戎伏於莽，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。」仁宗大聽之。

#### 李申耆治盜

武進李兆洛，字申耆，嘗官安徽鳳臺縣。鳳臺稱難治，其地貧瘠而俗悍，以故民多流為盜，橫刀拍張，出入淮、泗間。豪桀者，鄉居而攘其利，官吏捕之急，即走匿其家，事稍解，則又聚合無賴，殺人越貨，官其地者，往往以捕盜不力得罪去。李既至，於民之良懦者撫輯之，治已大行。乃時策騎挾健役，周視鄉墟，以察田稼，廉知豪桀有不法者，至其家，縛其魁以去。審其有材能者，貸其罰，署為縣役，責以捕賊，於是鳳臺之盜漸戢。

時百齡督兩江，治盜極嚴。會儀徵有巨紳被盜，且戕其全家以逸，百震怒，檄下所屬，一月不得盜，皆劾罷之。緹騎四出，盜杳然，各州縣知盜不能獲，必褫職也。李偵知盜為蒙城人，既劫，實伏匿於鳳，又知翼蔽此盜者有巨猾，若名捕，或計誘之，必不得。乃夜密招前所無用之健役，置酒於署中內室而命之飲。酒數行，李曰：「吾不日去官矣！今置酒，與若輩別耳。」群役驚相顧，有泣下者。李復徐曰：「儀徵之盜案，若曹所知也，一月不獲，則吾必同被劾。然盜匿五境，吾夙知之，他人亦有知之者，吾去官，繼來者或得盜，則吾獲罪尤重矣。吾本欲遣若曹縛此盜，慮有不能，則不如吾一人任其咎。」語竟，群役進曰：「公，好官也。甘自得罪去官，不以難事屬役輩，公，好官也。役輩之有今日，惟公生之，今請以死相報。請公收役妻子下於獄，而以捕盜事責役，如往三日不歸，則役死矣。役輩妻子，惟公相哀。」李慨歎，亦泣下，拊其背，許而遣之。

盜所匿巨猾家去縣城四〇餘里，役輩乃以夜往。至時，巨猾方宴盜，室中燃巨燭如椽大，酣呼之聲達戶外。役突入，至其庭曰：「故人別來相念否？今敢為不速之客。」巨猾睨役輩而笑曰：「君輩久已在官中，此來，豈以儀徵一案耶？」役乃言李以此案將去官，且告其妻子已下獄事。巨猾指上座一客曰：「此即某也。君以李公命來，吾不忍相負，否則君不生還矣。至某之詣獄與否，君自商之。」盜某大聲曰：「去去，我從汝行。李公固好官，雖罪我，當也。我豈忍以自全軀命，累李公及汝輩？」遂相將入城，巨猾送至半道而反。

李知役去必得盜，預置檻車，並集壯丁百餘人以待。及役偕盜至，即略詰獄情，盜亦直供不諱，即檻送蒙城，而親督其行。鳳臺距蒙城八〇里，中有巨鎮，為鳳、蒙交界地，亦往來所必經之要道也。李至鎮，命昇檻車入旅店，自踞坐胡牀於店門外。鎮人聞獲巨盜，觀者環集，李笑謂眾曰：「此盜武功高，非我不能捕治。」口講指畫，如演故事。久之，復顧眾曰：「我今立此大功，不日將擢職，來觀者應為我賀。」遂命酒，自引巨觥，且以飲觀者。踰數時，登輿去。

方初發鳳臺時，知巨猾已約期於此鎮來劫盜，既至鎮，即踞坐店外，與觀者語刺刺不休，而潛使壯丁在店中飽食後，即隨檻車破後牆先行，疾馳至蒙。行時，巨猾率徒追於後，然已後檻車〇餘里矣。追劫既不得，始散去。

李既械盜入蒙城獄，一日夜，具獄詞以上，云儀徵盜已獲，今由鳳臺解蒙城，不日可歸案。百得牒，大喜。明日，又得蒙城縣文書，則解盜至中途，終以宵遁，百亦無如之何，但治失盜者以逸犯之罪而已。

#### 伊里布不戮無辜

覺羅伊里布，顯祖第五子，其五世祖拜音圖，以附睿忠王故，黜宗室，改隸旗籍。中乾隆辛酉進士，就國子監典籍，選雲南通判。順寧之役，逆首高羅衣既就擒，武弁貪功，多所株連，伯玉亭相國麟命伊訊之，皆釋其囚。武弁譖之，伯大怒，召伊曰：「老夫竭力擒捕巨盜，乃皆縱之，使老夫以，何面目對眾？」伊艱然曰：「某官雖卑，為天子宗人，豈肯戮無辜以媚上司？如所縱再有叛者，某甘以命殉之。職之遷黜，惟命是視，若殺人以遷官，雖立擢制府，吾不願也。」伯悚然歎曰：「奇男子也。」立擢騰越同知。入朝，復薦於上，不四載，遷至雲南巡撫。

伊任浙江藩司，嘉興有水手鬧漕者，道員李宗傳馳稟，請兵彈壓。巡撫黃鳴傑曰：「今河道壅滯，皇上盼漕甚殷，豈可阻其行期，以干重譴？」伊進曰：「今調兵鎮撫，即可無事，縱激變之，所誤不過嘉興一幫，其他故無害。否則縱兇殃民，所關甚大。」黃不聽，反令護送之，致有劫囚殺官事，黃因之罷職。

#### 康基田治河

康基田，山西興縣人。久官江南，由縣令至方伯，未出本省。於河道最熟。任河道時，督率將卒守堤，動以軍法從事，稽時日者，立枷杖，故人皆嗟怨，然河汛賴以無虞。睢、宿河潰，康立埽上，指揮士卒，狂瀾大作，埽為之歛，眾咸畏，而康聲色愈厲，漫口因之堵塞。李香林河督告人曰：「康君真天人也。」著有《河防籌略》，洞悉歷代水利如指掌。嘉慶己未，總南河，積弊山積，官吏恐為所揭，陰縱火焚積科以掩其跡，康因之罷官。後上復賜太僕寺卿銜督辦河務，而為要路掣肘，不能有所設施，因告病歸。素服海參丸，故老年體輕健，步履如飛，年九〇餘始卒。

#### 徐端治河

乾隆中，和坤秉政，河防日懈，任河督者，皆出其門，先納賄，然後許之任，故皆利水患，藉蝕國帑。如嘉慶戊辰、己巳，開

濬海口，改易河道，糜帑金至八百萬，而庚午、辛未，高家堰、李家樓諸決口患尤倍於昔，良可歎也。河督徐端，起家河工微員，以廉能著。受仁宗特知，擢河東副總河，尋即真。久於河防，習知其弊，嘗以國家有用賞財濫為糜費，每欲見上瀝陳。同事者恐積弊揭出，株連者眾，故忌其行，致抑鬱而死。貧無以殮，所積賠項至□餘萬，妻子且無以存活焉。

### 劉慕陔築城保民

綿州為蜀省衝要地，嘉慶庚申，白蓮教匪劉之協叛亂，潛渡嘉陵江，漸逼潼、綿。毘陵劉慕陔適牧是州，特捐米五百石，錢千緡，為士民倡，民亦踴躍樂捐，不數日，得白金六萬兩。鳩工庀材，未匝月，工成。屹城崇墉，士民扶老攜幼入城，皆得庇，無一被戕者。

### 鄂山治劉松黨

鄂山官甘肅某縣令，為邪匪劉松起逆地，前令莫敢詰。鄂訪知之，命捕役暗錄諸姓名，榜諸城門，然後登堂，召耆黎，告之曰：「某某等，皆王法所必誅。然予初蒞任，應施寬法，暫弛其死。今與眾約，如有再干禁例者，必殺無赦，莫謂言之不豫也。」其黨魁漫曰：「藐書生能若是強耶？」故犯其禁。鄂立斃五人於杖下，遂皆懼，邑大治。擢鄜州牧，盧中丞坤見而悅之，薦於朝。仁宗召見，曰：「奇才也。」累遷至陝西巡撫，去鄜州甫四載耳。

### 吳楷行保甲法

嘉慶癸酉，吳楷令山東之金鄉，行保甲法，令□戶編為一牌，各書姓名，互相糾察。彙造煙戶總冊，莊長按戶詳紀姓氏。各戶皆有門牌，牌書男女姓氏，以木板懸門。□牌為一甲，甲有長，□甲為一保，保有正。其有不法者，牌長告之甲長，甲長告之保正，保正以聞於官。又招募官丁，訓練義勇，開操演技，一日拳腳，二日長槍，三日雜技，即鳥槍刀棍之類也。

### 長麟訪察民隱

牧菴相公長麟，性廉明。撫蘇時，擒獲強暴，禁止奢侈，嘗私行市井間，訪察民隱，每就食於麵館。或語以大員出行為小民所識，恐無濟於事，長曰：「吳俗多詐，欲其知吾私行以警之也。」

### 阮文達使保堡屯種

阮文達公元總督滇黔時，騰越邊境有野人，時入內地劫掠為患。而保山等處，又別有邊夷，曰保保，本土司所轄，以墾田射獵為生，精於桑弩毒矢，野人畏之。文達乃籌邊費萬金，招保保三百餘戶，駐騰越邊界，給地屯種，以禦野人。

### 汪如淵報國

秀水汪如淵官順天府尹時，方在林清變後，事如蠅集。不延幕客，危坐堂上，燃燭觀文書，四鼓乃寢，暇獨處陋室，足不踰闕。尚書劉鏗之過訪，歎曰：「此去枯寂禪師有幾？為官如此，有何樂境？」笑曰：「此汪某報國之始念也。」劉笑謝之。京兆為之大治。宣宗即位，簡廣東布政，清惠如昔。與制府某不合，遇事裁抑，憤鬱抱疾終，抵任未兩月也。貧無以葬，粵人助賻焉。

### 羅含章愛民

羅含章，雲南景東廳人。官廣東縣令，以廉直稱。道光初，膺首薦，升肇羅道。調山東兗沂曹道，未期年，擢粵撫。愛民潔己，蒞官時，召父老至，諄諄教誨，至涕下沾膺。故百姓感之如父母，號為「羅青天」。

### 黎襄勤治河

黎襄勤公世序，河南羅城人。以進士起家縣令，洊至鎮江太守，百菊溪制府齡知其才，薦於朝。會河督陳鳳翔失事，仁宗即命黎代之，其去太守未期歲也。黎建議用碎石護禦河隄，巨河洶湧，不能沖決，南河賴以安瀾者□有二載，仁宗屢寵譽之。道光癸未春，以勞瘁薨於位，宣宗震悼，至有「拭淚批覽」之諭，命入賢良祠，廕贈有差。卒未數月，南河即以阻漕圯堰見告，故黎之功益彰，世以為靳文襄後所僅見也。

### 張茂蘭為政簡易

張茂蘭，字德馨，章邱人。令鉅鹿，為政簡易。服闋，起知任邱。時兵荒洊臻，乃上救荒四事，多見施行。官柳為饑民翦伐，或以為言，張曰：「孟氏有言：『先仁民而後愛物。』歲饑，窮民無所得食，不得已，析木作薪採葉充食，以緩須臾之死，乃厲禁乎？」又多市書籍，以勸學者，兵荒之餘，人不廢業。

羅~MGRU;過縣，張慕其文行，北面稱弟子。御史以紀功至，張不出迎，被詰，張視曰：「公此來，何為者耶？」御史怒曰：「勦賊紀功，獨不聞乎？」曰：「賊去此幾何？」御史曰：「八百里。」曰：「公以紀功為名，今相距八百里，脫有冒功者，何從知之？不責己去賊之遠，而責令奉迎之遲，誠所未喻。」御史怒，亟驅車去。亡何，御史以事就逮，張迎數□里外，廩饋甚腴，方嚴冬，製衣裘以進。御史歎曰：「令，古人也。煖不增衣，寒不減葉，吾見其人矣。」

張兩為令，衣布飯脫粟，不名一錢，不以妻孥自隨。棄官，卜築長山之陰，老焉。每天雨，農夫樵牧，簞笠耰鋤滿舍中，張與雜坐，談農事，竟日無忤色，山中人亦忘其嘗為大夫也。生平遂於經傳，授徒山中，經其指授者，率有所成就，如袁軒冕、陳德安輩皆是也。道光乙未□月初三日病亟，起坐命酒，索陶詩、周子《通書》，置袖中而瞑，鄉人稱曰「東谷先生」。

### 戴羨門捕亡命

丹徒戴羨門尚書以知縣起家，其知印州時，州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，約以州試日為亂。偵之確，屆期試士如平時，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，獲無漏網者，人咸服其鎮靜之度焉。

### 裕泰勦強去暴

道光間，裕泰久任督撫，數歷大圻六七行省。勦強去暴，匪醜必禽，所捕邪徒梟販姦宄重囚，歲以數百計。崇陽鍾人杰，新寧李沅發，即督湖廣時所勦平者也。

### 吳文節革淫祀

楚人好鬼，越人好禩，自古而然。雲貴僻處天西，其崇信鬼神，乃復不亞中土。省城舊有華光寺，城內外與之同名者凡數□處，俗稱某天子廟，又曰某天壇，某天臺，住持僧道，剏設無稽神像，詐言禍福。惑民漁利。道光間，督部吳文節公文鎔深惡之，檄屬親督兵役，將各州縣所供奉不經之土木偶像，投之濁流，並將廟宇分別毀拆，或改為善堂義塾，或改祀正神，淫祀遂革。

### 栗恭勤治河

河工之築壩護隄，以磚代石，自栗恭勤公毓美始。自後每有大役，碎石稍掃，工用大減，數年省官銀百三四□萬兩，而工益堅。自奏為定例，省費更不可訾算矣。

### 林文忠治河

道光辛卯，林文忠公則徐擢東河總督，奏言稽料乃河工第一弊端，其門塚灘垛併垛諸名目，非抽拔拆視，難知底裏。遂將南北□五廳各垛逐查，有弊者察治，所屬慄然，歲省度支無算。得旨，謂向來河臣從未有如此精核者。

### 林文忠許貧民挑賣官鹽

林文忠公督兩湖日，整飭准綱，許挑賣私鹽之窮民改悔充肩販，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，挑赴四鄉，賣完繳價。

### 林文忠曾文正重視牧令

林文忠公撫蘇日，嘗謂僚屬曰：「吾恨不從牧令出身，事事由實踐。」曾文正督兩江日，亦嘗曰：「作官當從州縣作起，纔立得腳住。」

### 吳和甫視學政績

吳和甫，名存義，官至吏部侍郎，公正廉明，愛才如命。督學滇南，前後八年，士民愛戴。當回匪逆命時，滇省大小官署及緡

紳巨室，悉屠毒淫掠甚慘，獨相戒不犯學使署。時鹽運道署中貨財衣物，攘劫一空，並將插架書籍，以刀截為兩段。案有吳之詩集四本，一賊方加刀，一賊急止之，曰：「此吳學使詩也，慎勿損壞。」所藏書數萬卷，惟吳集獨存。嘗按臨永昌，試竣出城，甫數里，回視城內，火光燭天。沿途回匪白布纏頭，戈甲森列，見吳至，皆跪拜道左。乃式輿訓之曰：「汝曹皆天朝好百姓，幸各自愛。」眾唯唯嗷應，稽顙有聲。蓋漢、回誓不兩立，必俟吳出城，乃敢互相格鬪，居民多詭稱為吳僕從，幸免於難。及按臨迤西，舉人李某訴稱麗江縣屬鹽井有橫天都御史者謀叛，聚眾數萬，剋日舉事。吳以事關重大，密檄麗江太守偵之，復自易服潛訪，乃知李前曾以首告謀逆，得賜舉人，茲欲襲故智。所臚列為首者，皆本地富家巨族，所稱聚眾，即井旁燒鹽灶丁，所謂橫天都御史，則彼處供奉之神，時降巫者之身，鄉民遂稱巫為橫天都御史。遂據實咨督撫，惟懲巫，斥革李某，士民感頌，皆稱之曰「吳青天」。

其督學浙江也，按臨嘉興。時海鹽某生以非罪繫獄，受刑甚酷，廉知其誣，點名至生，問提調官某生何在，提調官以繫獄對。吳叱曰：「秀才有罪，應詳準學使褫革，今未詳革而擅下於獄，何例也？某生不來，老夫當停試奏辦。」提調大恐，亟諭邑令出生於獄。比生至，髮蓬面垢，形同重犯。吳太息，撫慰之曰：「汝髮如此種種，皆老夫教令不行所致也。」提調、邑令相視忸怩，噤不敢語。及榜發，某生以優等食餼焉。又試杭州，有商籍童生陳某卷甚佳，越日，面試二題，頃刻而成，斐然可誦。益疑非童生所能辦，密使人訪之，果新昌秀才俞某頂冒捉刀。後試新昌，點名至俞，乃訓之曰：「凡為秀才者，有學尤貴有品。汝前次為陳某捉刀，吾憐汝才而姑貸之，若遇他人，則汝殆矣。是所得者少，而失者甚鉅，智者不為也。汝其戒之。」榜發，俞以優等食餼，自是改行，不敢再蹈前轍矣。

吳性儉約，官至卿貳，在京蓄二僕，典學時倍之。嚴戒僕夫，毋許悉索供億，自廉俸外，一切陋規，絲毫不取。

#### 江忠烈賑飢

道光己酉，江忠烈公忠源令秀水，維時米價騰貴，飢民搶掠，江甫履任，即有控搶二萬餘案，弋犯不下百餘名。訪有某甲者，平日最為地方害，以站籠暴烈日中斃之，餘悉置之囹圄不問。旋至賑局，邀眾紳謁城隍神，袖中出誓神文，問諸君肯自署名否，眾唯唯。因焚香，鳴鐘鼓，同跪神前，朗聲誦誓文一遍。製兩匾，書捐數，即賽花紅鼓吹，以「樂善好施」四字褒之，否則大書「為富不仁某某」額於門首，責令地保巡視，毋使藏匿，惟不許敲詐虐待，違則反坐，一時歡聲雷動。於多捐者，給予禁搶告示一紙，犯者，照某甲一律處死。數日之間，捐銀萬兩，蓋均欲得此告示作護符耳。江乃乘船親查飢民戶口人數，分段彙冊，交出捐之人，自行按給，五日一報縣查核，並不繳官繳局，內而丁役，外而紳董，遂無乾沒之弊。

#### 鄭洛書驗尸

鄭洛書為上海縣知縣，值歲初，謁郡守歸，舟泊海口，有沉屍壓以石磨，歎曰：「此殆客死，故莫余告。」遣人偵近村民家，有石磨失其牡，輦以來，果相脗合，一訊即服。乃江西賣卜人，歲暮將歸，房主利其財而殺之也。

#### 張九鉞賑災

張九鉞，字度西。辛南豐時，歲歉，請平糶。部例，大縣存七糶三，張驟半之，上官嚴檄切責，幕僚以為病。張曰：「積貯，民命也。吾能墨守舊制，坐視民餓死耶？」倉米絀，則勸邑紳捐助，牒買鄰境，米麩至，全活者多。南昌西北濱彭蠡湖，秋潦為災，力請賑，親履勘散給，晝夜駐墟上，凡六閱月，動帑二萬有奇。

#### 羅壯節著名績

羅壯節公遵殿由牧令擢封圻，所至大著名績。官湖北時，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，籌畫儲胥，文忠倚為心腹。外任三四年，身後，止薄田四畝，土屋餘間而已。

#### 夏廷松稱職

新建夏廷松，字蔭堂，以縣尉仕江左，制府陶文毅公澍深器之。平日矜恤獄囚，禁獄卒凌虐，夏施藥，冬給棉，餘年如一日。而治盜賊不少寬，閭閻安堵。嘗曰：「官無大小，期稱職耳，吾不以卑官自卑也。」

#### 駱文忠設餽箭

咸、同間，駱文忠公秉章任封疆，當寒暑冗忙時，每便衣見客，設餽箭，收匿名揭帖，貼四柱清冊於照牆，欲不蔽耳目也。

#### 張兆棟用人

歷城中丞張兆棟，性嚴毅，風度端凝。所至無赫赫功，而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以義制事，屹然若泰山之不可動。同治己巳、庚午間，開藩吳下，一意以澄清吏治為務。時丁日昌方撫吳，為政苛細，舉止輕率，用人尤喜怒不常，純任意氣，加膝墜淵，變幻生於俄頃，張以鎮定處之，多所補救。且以朝廷既開捐例，勢不能拒使不來，而旅進旅退之中，又不暇一一考覈，辨其優劣。乃核其需次之先後，別其入仕之資格，分班輪轉，以次任用；需次以後，有績可敘者，別為一班，予以特拔；而特拔之中，又論敘績之先後，無倖無濫，布置井井。丁好以己意進退人，每遇缺員，輒欲亂之委任，張不為動。丁或謂其人恐無才，不能勝此任，則對曰：「明試之謂何？果用之而不堪，今日能予，明日詎不能奪，若先事示疑，人將有詞，亦非政體。」丁無如之何。及所用果誤，亦彈治不護短，故屬吏服其公而憚其嚴。

#### 張凱嵩駕馭屬吏

江夏張中丞凱嵩以即用知縣游至巡撫，未嘗一日離廣西也。有政聲，於屬吏善駕使，胥樂為用。道員李鈞由供事擢發至省，知其才，與籌軍需，極得其力，廣西釐務，條目鉅細，皆李裁定。桂人言三倉積穀，李所創辦，其推陳出新，立法最善。值春末，招商人碾米運東，議價較市為減；及秋成，由原商買米交倉，議價較市為昂。由是倉穀論石則日盈，論色則日新，轉運無跡，公私皆便，商人亦深感信，無欺隱侵蝕等弊。

廣西積苦於兵，張始終其間，浸至全境肅清。雖出湘中援軍之力，而收集流氓，次第興復，亦未易才也。

#### 張勤果使民避水患

黃河多水患，張勤果公曜撫山東，甫下車，即於沿河一帶列置多船，船備大囊，實以熟麵，殆足月餘之食。河決時，則令河丁鳴鑼，促民登船，水至舟浮，任其所之，至水落，不致飢莩，全活者甚眾。旋薨於位，圍柩哀弔者以千萬計也。

#### 鹿文端歷官治績

鹿文端公傳霖，起家州縣，荐陟封疆，尋擢卿貳，入樞垣而膺大拜，以勤能廉潔著稱於世。其尤嘖嘖人口者，一為督蜀時，創處置贍對改土歸流之議，惜為將軍所尼，事不果行。一為在兩江劾治海州分司徐某。一為任戶部尚書時，大內將興某項工程，獨上疏抗議，以國用不足不能供給為對。孝欽后納其言，卒發內帑修之。一為查辦綏遠城將軍貽穀案，主者初欲寬縱，以其堅持久，未定議。

#### 夏獻雲訓農

新建夏獻雲，字芝岑。其祖家瑜嘗守寶慶，以卻富民石再書萬金事，著稱於世者也。嘗官湖南糧道，著《訓農八則》：曰崇本務，曰守恆業，曰惜耕牛，曰勿爭水利，曰勿私溝渠，曰遏毋糶，曰毋好訟，曰亟正供，皆曲中地方情弊。光緒乙酉，湘城大水，既退，民欲賽神以禳之。方伯某臨期示禁，且持之甚力，於是群情洶洶，刁民聚眾數千，火焚藩署，幾成大變。夏出，曉以利害，謂首禍者法必懲，解散脅從，民心以定，自是湘人有「大畏民志，功兼明弼」之頌。子敬觀，字劍丞，嘗以道員需次江左，權江寧提學使。儒吏也，工詩詞。

#### 善廣為令政績

光緒丙戌，知西安縣事者，為蒙古善子居明府廣。有博徒設花會於山中。聚眾數千，歷任邑宰不敢捕，以其備有槍械為衛也，

亦惟以文告申禁而已。善下車，即令隸人先入其會以偵之，旋協同防營武弁，以深夜率兵役往，圍其山，戒勿開槍，慮聞聲而逸也。天辨色，先遣兵役之半叩關入，博徒發槍以禦，其魁破後垣遁，兵役之伏垣外者，遽前擒之，遂就縛。乃撫慰其眾，諭以利害，而驅之出，火其廬，自是花會之害遂除。是年夏秋之交，靈雨為災，民詣縣求貸公款以資種植者將萬人，允之。及冬，移浦江。浦江向無積穀，歲饑，輒仰給於鄰邑，善憂之。乃捐廉倡辦，並令紳耆量為捐助，紳百計沮撓，蓋誤以為善將藉此染指也。善反覆開導，資大集，穀倉遂成，某年六月旱，邑大饑，遂出穀賑之。

善勤政愛民，不畏強禦。顧以性戇直，為金衢嚴道聯綏所忌而中傷之，遂移浦江，其在西安固未及期也。子二，長桂森，官江西；次桂榮，官浙江。

#### 張文襄從政有宗旨

張文襄嘗語黃紹箕云：「我從政有一定之宗旨，即啟沃君心，恪守臣節，力行新政，不背舊章□六字。終身持之，無敢差異也。」

#### 張文襄整飭鹽綱

光緒壬寅年，張文襄署江督，整飭鹽綱，奏派蒯光典總辦儀棧，資以兵輪，實力緝私，親赴□二圩相度形勢。自集一聯懸之，以配曾文正聯。先得上聯，命蒯及黃紹箕對之。文為「積雪中春飛霜暑路」，此張融《海賦》語。蒯退，以屬某，某對以郭璞《江賦》之「總括漢泗兼包淮湘。」蒯稱善，言於張，張自以「洗兵海島，刷馬江洲」易之。

#### 王步雲有循聲

光緒癸卯，王步雲以揀選知縣至廣西，歷宰劇邑，有循聲。其在永淳時，每躬自出巡，訪問閭閻疾苦，嘗以兼旬周歷□四村，由化龍而甘棠，而古拉，而鹿盧，而零竹，且紆道古城、平木、六吉、長運、梧李、黃平、路韋等處。遇有崎嶇山嶺，亦不辭勞瘁，徒步登陟，所至，輒殷殷垂詢，為之計畫一切。又以永淳幅員遼闊，山林叢雜，上接宣、靈，下連賓、橫，實為群盜出沒之所，因出示勸諭各村，行聯團互衛之策，並建築閘闌以禦盜，於是闔境肅然，咸得安枕。宣統辛亥補富川，所屬龍窩村人與接壤湖南江華之甕水村人以山界糾葛之世仇，肇釁械鬪，致傷多命。步雲乃請於兩省上官，由富江兩邑價購山地，作為甌脫，永禁兩造樵牧耕葬以杜後患，民皆德之。步雲名甲榮，浙江嘉興人。久於幕，善屬文，其子銘遠中翰邁常能世其學。

#### 增子固治浙海塘

浙之海塘，關係七郡民命，康、乾時嘗兩屆大修，特頒內帑，欽派專使駐工督辦，聖祖、高宗南巡親臨指示。其後歲撥經費，動逾百萬，編設管塘同知暨營汛專缺，畫分東西中三防，專司搶護，直轄於杭嘉湖道，而受成於巡撫。每遇伏秋兩汛，例有出巡之舉，分投勘察，詳明奏報，奉為考成，罔敢欺蔽。同、光以後，虛應故事，久之，則上下相蒙，所定歲費，亦皆移作別用，自此年短一年，而工程益不可問。迨宣統己酉，官紳昌言變法，時撫浙者為滿洲增子固中丞韞，本主改革，討論結果，乃將原有文武員缺一律裁免，特設塘工總局，遴委道員主之，嚴定處分，優與事權。其下並設塘工諮議會，分舉士紳為諮議員，逐案建議，以多數取決之。執行意思兩大機關，亦於是時組織成立。